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陈红英

(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38)

【内容摘要】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前提,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价值目标,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世界历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异化、消除旧式社会分工,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2-0001-04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宝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着眼点和方法论,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根本价值目标,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并在考察近代世界历史的经验事实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分工和社会交往的交互作用,不断发展,就是历史。历史不仅仅表现为时间的延续,而且表现为空间的扩展。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就越来越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了。但世界历史决非是维科、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发展的历史,而是物质生产和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发展,是历史由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转变。特别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来,随着生产力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开始由相互分隔、彼此

隔绝的民族历史和地域历史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统一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和各国家间纵横交错的联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向世界的扩张,世界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才有了真正密切的联系,人们的交往才在世界范围内展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倾向制度)、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P68)}。并强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世界历史。”^{[2](P88)}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分工和社会交往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个人必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了。马克思指出:‘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39)},也即是全面发展的个人所代替。可见,马克思是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研究世界历史的,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根本目标是要研究个人的命运,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即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3](P24)}“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理性主义政治批判”的研究成果之一(09JSD720011),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基金资助。

* 作者简介:陈红英(1969—),女,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哲学。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又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P443)}马克思的话表明,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的体现。个人解放和全面发展也是如此,狭隘的社会关系只能压抑人的个性,造成人的畸形发展,只有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时候,世界性的交往会打破民族、地域的局限性,大大充实、完善个人的社会关系,使人过着多方面的生活,使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P89)}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因为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个人的全面发展才具有其可能性,离开世界历史来谈人的全面发展,既不具有可能性更不具有现实性。

二、辩证看待世界历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由人并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那么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个人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马克思认真地分析了世界历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阐述了世界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分工和异化所起的消极作用。

首先,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时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想象中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现实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程度不仅仅受社会关系的制约,而且更受现实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无从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2](P86)}。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一切活动都只能围绕生存而进行,根本谈不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解决了吃、喝、穿、住问题,才能谈得上人的全面发展。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条件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用于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缩短,能够腾出自由时间的前提下,人类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可见“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而工作日的缩短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途径的,生产力的发展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又

缩减劳动时间,相应地增加自由劳动时间。而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整个社会用于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不断缩减,游离出大量的、足以供社会全体成员使用的自由时间和供社会全体成员自由发展所需的物质手段时,“由于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4](P219)}。个人通过自由全面的活动,会全面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才能,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即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普遍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所谓普遍交往是指,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交往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活动,交往的范围遍及整个世界,交往活动可以分为: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象征性的理论关系同艺术关系为内容的交往便可统归为精神性交往”和“生产活动为内容的物质性交往活动”,而物质性交往活动又可以划分为“生产技术的交往、经济的交往和政治的交往几个层面”^{[5](P258-259)}。这种普遍的交往,可以克服“狭隘地域性”个人的局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由于失去了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因而视野受到限制,观念也受到传统的束缚,其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共存。要克服这种局限,必须冲破地域性的限制,扩大普遍交往,获得广阔的自由空间。只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丰子义教授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中指出:“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方面,特定的文化成果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产物,这些产物凝结着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对后人来说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和起点;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也会在主体的活动中被消费,其结果是转化为主体的新的本质力量,进而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被加以新的创造,获得新的存在形式,形成新的文化成果。人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不断作用过程中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P89)}这实际上就是说,在过去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中,人们对全球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利用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所获得的智慧和力量也必然是有限的,那么人的发展程度肯定

是不高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因而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广泛参与世界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文明共享”，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

最后，马克思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全面地分析了分工，指出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在这种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中介。马克思认为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是产生异化的根源，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获得片面畸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联系越广、越复杂，人所受到的制约和支配也就越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P89)}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世界市场和分工使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固定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某种异己的力量，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

一方面，分工使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分担。这样一部分人就从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科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精神活动，从而产生出历史上最大一次分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分工。这是“文明分工”，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种分工具有非常强烈的异己性。马克思认为，这种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P36)}这说明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分工造成了人们活动的分化、独立化，使人们在各自的领域、部门进行生产活动，具有了各自的劳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沦为受他人剥削、奴役的异己活动，进而使人的发展片面化。

另一方面，分工把人束缚在特定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分工出现以后，每个人就具有了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社会强加给他的，是不容他随意超出的。“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P37)}这说明个人在社会给予他的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从事特定的活动，获得片面畸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

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1](P295-296)}可见，在分工和私有制下，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活动被固定在物质生产领域，他们被迫承担起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终生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丧失了发展自身精神创造才能的条件，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三、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了世界历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种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异化、消除旧式社会分工，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异化的扬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6](P520)}因而扬弃异化、消灭旧式分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为消灭分工准备了物质条件。机械化生产体系把原来工人之间的分工变为机器体系的各部件、各部分之间的分工，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人工厂”中，工人已从直接生产过程中退了出来，其劳动已变为监督和控制机器体系的活动。这就为消灭劳动者之间的固定分工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动摇了固定的职业分工，促成了国际性的分工合作，造成劳动者职能的变动和全面的流动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它会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变革，新兴的产业部门不断涌现，把劳动者从特定的劳动范围内解放了出来，使劳动成为不受特定活动范围限制的自由的、从而造成了劳动者职能的不断变动和全面的流动性，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更换自己的职业，使劳动者的活动和才能日益多样化、全面化。第三，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分工不是一般的分工，而是旧的、自发的分工，即以商品交换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分工，作为异

化劳动之根源的分工。马克思明确指出：“消灭的不是一般分工，而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分工”，是“不以财产公有而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分工”^{[6]P138}。并进而指出旧式社会分工的消灭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而且表现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分工的消除。使得每个人都既参加物质生产劳动又从事科学、艺术、道德等精神生产活动。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真正全面的发展。其真正实现，马克思诉诸于共产主义社会。

其次，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前提条件。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指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2]P87}共产主义是实际反对和变革现存社会不合理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积极扬弃的产物，它“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2]P86}，而这个前提正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6}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所指的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普遍的、全面的发展；二是指人的自然机体潜能、个体素质、丰富个性和社会关系都得到充分发展，个人通过与他人、与世界各方面、各层次的广泛联系全面地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真正摆脱了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马克思分别对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说明。

一方面，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而要驾驭和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单独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共产主义革命。“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P89-90}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

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P122}

另一方面，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个人自身各方面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把个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即第一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也即第二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在第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第二阶段，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但个人与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相异化。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不仅与一切人发生联系，而且能够控制他们共同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真正的现实。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均生活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联合体内，“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2]P121}，可以免受外在力量的支配与摆布。“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85}“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会获得自己的自由。”^{[2]P119}在获得自由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不是被迫地，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爱好来发展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个人。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60.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1960.
- [5]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著.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60.